



中华传统都市文化丛书

总主编 杨晓霁

饮食文化与城市风情

饮食

陈云度 著



兰州大学出版社
LANZHOU UNIVERSITY PRESS



中华传统都市文化丛书

总主编 杨晓霁

饮食文化与城市风情

饮食

陈云度
著



兰州大学出版社
LANZHOU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饮食文化与城市风情: 饮食 / 陈云度著. -- 兰州: 兰州大学出版社, 2015.5

(中华传统都市文化丛书 / 杨晓霭主编)

ISBN 978-7-311-04744-3

I. ①饮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饮食—文化—研究—中国 IV. ①TS9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6407号

策划编辑 梁建萍

责任编辑 王淑燕

封面设计 郇海

书 名 饮食文化与城市风情: 饮食
作 者 陈云度 著
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(地址: 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)
电 话 0931-8912613(总编办公室) 0931-8617156(营销中心)
0931-8914298(读者服务部)
网 址 <http://www.onbook.com.cn>
电子信箱 press@lzu.edu.cn
印 刷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10 mm×1020 mm 1/16
印 张 11.75
字 数 193千
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311-04744-3
定 价 29.00元

(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、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)

总序

——都市文化的魅力

杨晓霭

关于城市、都市的定义,人们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社会、地理、历史等不同角度所做的解释已有三十多种。从城市社会学的历史视角考察,城市与都市在概念上的区别就是,都市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。在世界城市化发展进程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今天,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俨然成为人们最为甜美的梦。这正是本丛书命名为“都市文化”的初衷。

什么是都市文化,专家们各执己见。问问日复一日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,恐怕谁也很难说得清楚。但是人们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形容,说现代都市就像一口“煮开了的大锅”——沸腾?炽烈?流光溢彩?光怪陆离?恐惧?向往?好奇?神秘?也许有永远说不明白的滋味,有永远难以描摹的情境!无论怎样,只要看到“城市”“都市”这样的字眼,从农耕文明中生长、成长起来的人们,一定会有诸多的感叹、赞许。这种感叹、赞许,渗透在人类的血脉中,流淌于民族历史的长河里。

一、远古的歌唱

关于“都”“城”“市”,翻开词典,看到的解释,与人们想象的一样异彩纷呈。摘抄几条,以资参考。都[dū]:(1)古称建有宗庙的城邑。之所以把建有宗庙的城邑称为“都”,是因为它地位的尊贵。(2)国都,京都。(3)大城市,著名城市。城[chéng]:(1)都邑四周的墙垣。一般分两重,里面的叫城,外面的叫郭。城字单用时,多包含城与郭。城、郭对举时只指城。(2)城池,城市。(3)犹“国”。古代王朝领地、诸侯封地、卿大夫采邑,都以有城垣的都邑为中心,皆可称城。(4)唐要塞设守之处。(5)筑城。(6)守卫城池。市[shì]:(1)临时或定期集中一地进行的贸易活动。(2)指城市中划定的贸易之所或商业区。(3)泛指城中店铺较多的街道或临街的地方。(4)集镇,城镇。(5)现





代行政区划单位。(6)泛指城市。(7)比喻人或物类会聚而成的场面。(8)指聚集。(9)做买卖,贸易。(10)引申指为某种目的而进行交易。(11)购买。(12)卖,卖出。把“都”“城”“市”三个字的意义结合起来,归纳一下,便会看到中心内容在“尊贵”“显要”“贸易”“喧闹”,由这些特点所构成的城市文化、都市文化,与乡、野、村、鄙,形成鲜明对照。而且对都、城、市之向往,源远流长,浸润人心。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,我们就聆听到了这样的歌唱:

文王有声,迺骏有声。迺求厥宁,迺观厥成。文王烝哉!
文王受命,有此武功。既伐于崇,作邑于丰。文王烝哉!
筑城伊洑,作丰伊匹。匪棘其欲,迺追来孝。王后烝哉!
王公伊濯,维丰之垣。四方攸同,王后维翰。王后烝哉!
丰水东注,维禹之绩。四方攸同,皇王维辟。皇王烝哉!
镐京辟雍,自西自东,自南自北,无思不服。皇王烝哉!
考卜维王,宅是镐京。维龟正之,武王成之。武王烝哉!
丰水有芑,武王岂不仕? 诒厥孙谋,以燕翼子。武王烝哉!

这首诗中,文王指周王朝的奠基者姬昌。崇为古国名,是商的盟国,在今陕西省西安市沔水西。丰为地名,在今陕西省西安市沔水以西。伊,意为修筑。洑通“洫”,指护城河。匹,高亨《诗经今注》中说:“匹,疑作兕,形近而误。兕是貌的古字。貌借为庙。”辟指天子,君主。镐京为西周国都,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沔水东岸。周武王既灭商,自酈徙都于此,谓之宗周,又称西都。芑通“杞”,指杞柳,是一种落叶乔木,枝条细长柔韧,可编织箱筐等器物,也称红皮柳。翼子的意思是,翼助子孙。全诗的大意是:

文王有声望,美名永传扬。他为天下求安宁,他让国家安泰盛昌。
文王真是我们的好君王!

文王遵照上天指令,讨伐四方建立武功。举兵攻克崇国,建立都城丰邑。文王真是我们的好君王!

筑起高高的城墙,挖出深深的城池,丰邑都城里宗庙高耸巍巍望。
不改祖宗好传统,追效祖先树榜样。文王真是我们的好君王!

各地公爵四处侯王,犹如丰邑的垣墙。四面八方来归附,辅佐君王成大业。文王真是我们的好君王!

丰水向东浩浩荡荡,治水大禹是榜样。四面八方来归附,武王君主承先王。武王真是我们的好君王!

镐京里建成辟雍,礼乐推行,教化宣德。从西方向东方,从南面往

北面,没有人不服从我周邦。武王真是我们的好君王!

占卜测问求吉祥,定都镐京好地方。依靠神龟正方位,武王筑城堪颂扬。武王真是我们的好君王!

丰水边上杞柳成行,武王难道不问不察?心怀仁义留谋略,安助子孙享慈爱。武王真是我们的好君王!

研究《诗经》的专家一致认为,这首《文王有声》歌颂的是西周的创业主文王和建立者武王,清人方玉润肯定地说:“此诗专以迁都定鼎为言。”(《诗经原始》)文、武二王完成统一大业的丰功伟绩,在周人看来,最值得颂扬的圣明之处就是“作邑于丰”和“宅是镐京”。远在三千多年前的上古,先民们尚处于半游牧、半农耕的生活时期,居无定所,他们总是在耗尽了当地的资源之后,再迁移到其他地方。比如夏部族不断迁徙,被称作“大邑”的地方换了十七处;继夏而起的商,五次迁“都”,频遭乱离征伐之苦。因此,能否建“都”定“都”,享受稳定安逸的生活,成了人民的殷切期望。商朝时“盘庚迁殷”,“百姓由宁”,“诸侯来朝”,传位八代十二王,历时273年,成为历史佳话。正是在长期定居的条件下,兼具象形、会意、形声造字特点的甲骨文出现。文字的发明和使用,使“迁殷”的商代生民率先“有典有册”,引领“中国”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。而西周首都镐京的确立,被看成是中国远古王朝进入鼎盛时期的标志。“维新”的周人,在因袭殷商文化的同时,力求创新,“制礼作乐”,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。周平王的迁都洛邑,更是揭开了春秋战国的帷幕,气象恢宏的“百家争鸣”,孔子、老子、庄子等诸子学说的创立,使华夏文化快速跃进以至成熟质变,迈步走向人类文明的“轴心时代”。

一个都城的建设,凝聚着智慧,充满着憧憬。《周礼·冬官·考工记》曰:“匠人建国,水地以悬,置槷以悬,眡以景。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,昼参诸日中之景,夜考之极星,以正朝夕。匠人营国,方九里,旁三门,国中九经、九纬,经涂九轨。左祖右社,面朝后市,市朝一夫。”(《周礼注疏》,十三经注疏本,中华书局,1986年影印本,第927页)意思是说,匠人建造都城,用立柱悬水法测量地平,用悬绳的方法设置垂直的木柱,用来观察日影,辨别方向。以所树木柱为圆心画圆,记下日出时木柱在圆上的投影与日落时木柱在圆上的投影,这样来确定东西方向。白天参考正中午时的日影,夜里参考北极星,以确定正南北和正东西的方向。匠人营建都城,九里见方,都城的四边每边三门。都城中有九条南北大道、九条东西大道,每条大道可容九辆车并行。王官门外左边是宗庙,右边是社稷坛;帝王正殿的前面是接见官吏、发号施令的地方——朝廷,后面是集合众人的市朝。每“市”和每“朝”各



总序

都市文化的魅力



有百步见方。如此周密的都城体系建构,不能不令人心生敬仰。考古学家指出:“三代虽都在立国前后屡次迁都,其最早的都城却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。如果把那最早的都城比喻作恒星太阳,则后来迁徙往来的都城便好像是行星或卫星那样围绕着恒星运行。再换个说法,三代各代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‘圣都’,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‘俗都’。‘圣都’是先朝宗庙的永恒基地,而‘俗都’虽也是举行日常祭仪所在,却主要是王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的领导中心。”(张光直:《考古学专题六讲》,文物出版社,1986年版,第110页)由三代都城精心构设的“规范”“规格”,不难想象上古时代人们对“城”的重视,以及对其赋予的精神寄托和文化意蕴。“西周、春秋时代,天子的王畿和诸侯的封国,都实行‘国’‘野’对立的乡遂制度。‘乡’是指国都及近郊地区的居民组织,或称为‘郊’。‘遂’是指‘乡’以外农业地区的居民组织,或称为‘鄙’或‘野’。居住于乡的居民叫‘国人’,具有自由民性质,有参与政治、教育和选拔的权利,有服兵役和劳役的责任。当时军队编制是和‘乡’的居民编制相结合的。居于‘遂’的居民叫‘庶人’或‘野人’,就是井田上服役的农业生产者。”(杨宽:《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3年版,第40页)国畿高贵,遂野鄙陋,划然分明。也许就是从人们精心构设“都”“城”的时候开始,“城”与“乡”便有了巨大的差异,“城里人”和“乡里人”就注定要有不同的命运。于是,缩小城乡差别,成为中国人永久的梦想。

二、理想的挥洒

对都市的向往,挥动生花妙笔而纵情赞美的,莫过于汉、晋的辞赋家。翻开文学发展史,《论都赋》《西都赋》《东都赋》《西京赋》《东京赋》《南都赋》《蜀都赋》《吴都赋》《魏都赋》……一篇篇铺张扬厉的都城大赋,震撼人心,炫人耳目。总会让人情不自禁地要披卷沉思,生发疑问:这些远在两千年前的文人骚客,为什么要如此呕心沥血?其实答案很简单,人们太喜欢都市了。

“都”居“天下之中”,这是就国都、都城而言。即使不是国都之“都城”“都市”,又何尝不在人们的理想之“中”。都城的繁华、富庶、豪奢、享乐,哪一样不动人心魄、摄人心魂?而要寄予这份“享受”,又怎能绕得开城市?请看班固《西都赋》的描摹:

建金城而万雉,呀周池而成渊。披三条之广路,立十二之通门。内则街衢洞达,闾阎且千,九市开场,货别隧分。入不得顾,车不得旋,闾城溢郭,旁流百廛。红尘四合,烟云相连。于是既庶且富,娱乐无疆。都人士女,殊异乎五方。游士拟于公侯,列肆侈于姬姜。

意思是说，“皇汉”经营的西都长安，城墙坚固得如铜铁所铸，高大得达到了万雉。绕城一周的护城河，挖成了万丈深渊。开辟的大道，从三面城门延伸出来，东西三条，南北三条，宽阔畅达。建立的十二门，与十二地支相应，展现出昼夜十二时的畅通无阻。城内大街小巷，四通八达，住户人家几乎近千。大道两旁，“九市”连环，商店林立，铺面开放。各种各样的货物，分门别类，排列在由通道隔开的各种销售场所。购物的人潮涌动，进到市场，行走其间，人人难以回头观看，车辆更是不能回转。长长的人流，填塞城内，一直拖到城外，还分散到各种店铺作坊，处处比肩。扬起的红尘，在四方升腾，如烟云一般弥漫。整个都城，丰饶富裕，欢娱无边。都市中的男男女女，与东南西北中各地的人完全不同。游人的服饰车乘可与公侯比美，商号店家的奢华超过了姬姓姜姓的贵族。

与班固西都、东都两赋的聘辞相比，西晋左思赋“三都”（《魏都赋》《吴都赋》《蜀都赋》），产生了“洛阳纸贵”的都城效应。“三都赋”在当时的传播，有皇甫谧“称善”，“张载为注《魏都》，刘逵注《吴》《蜀》而序”，“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《略解》而序”，“司空张华见而叹”，陆机“绝叹伏，以为不能加也，遂辍笔”不再赋“三都”。唐太宗李世民及其重臣房玄龄等撰《晋书》，于文苑列传立左思传，共830余字，用640余字赞叹左思“三都赋”及《齐都赋》之“辞藻壮丽”。“不好交游，惟以闲居为事”的左思，名扬京城，让有高誉的皇甫谧“称善”，让“太康之杰”的陆机“叹服”“辍笔”，让居于司空高位的张华感叹，让全洛阳的豪贵之家竞相传写，这一切与其说是感叹左思的才华，不如说是人们对“魏都之卓犖”、吴都“琴筑并奏，笙竽俱唱”，蜀都“出则连骑，归从百两”的向往与艳羡。都市的富贵荣华、欢娱闲荡，太具有吸引力了！可以想象，当“大手笔”们极尽描摹之能事，炫耀都城美丽、都市欢乐图景的时候，澎湃的激情中洋溢着对都市生活多么深情的憧憬。自古以来，都城便与“繁华”“豪奢”联系在一起，城市生活成了“快活”“享乐”的代名词。北宋都市生活繁华，浪迹汴京街巷坊曲的柳三变，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，一度“奉旨填词”，其词至今尚存210余阙。“针线闲拈伴伊坐”，固然使芳心女儿神往陶醉；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，无时不令人心旌摇曳；而让金主“遂起投鞭渡江之志”的还是那“钱塘自古繁华”：

东南形胜，三吴都会，钱塘自古繁华。烟柳画桥，风帘翠幕，参差十万人家。云树绕堤沙，怒涛卷霜雪，天堑无涯。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。

重湖叠巘清嘉，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。羌管弄晴，菱歌泛夜，嬉嬉





钓叟莲娃。千骑拥高牙，乘醉听箫鼓，吟赏烟霞。异日图将好景，归去凤池夸。

柳永挥毫歌颂“三吴都会”的钱塘杭州：东南形胜，湖山清嘉，城市繁荣，市民殷富，官民安逸。“夸”得词中人物精神抖擞，“夸”得词人自己兴高采烈。北宋末叶在东京居住的孟元老，南渡之后，常忆东京繁盛，绍兴年间撰成《东京梦华录》，其间的描摹，与柳永的歌唱，南北映照。孟元老追述都城东京开封府的城市风貌，城池、河道、宫阙、衙署、寺观、桥巷、瓦舍、勾栏，以及朝廷典礼、岁时节令、风土习俗、物产时好、街巷夜市，面面俱到。序中的描摹，令人越发想要观赏那盛名不衰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太平日久，人物繁阜。垂髻之童，但习鼓舞；斑白之老，不识干戈。时节相次，各有观赏。灯宵月夕，雪际花时，乞巧登高，教池游苑。举目则青楼画阁，绣户珠帘。雕车竞驻于天街，宝马争驰于御路。金翠耀目，罗绮飘香。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，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。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。集四海之珍奇，皆归市易；会寰区之异味，悉在庖厨。花光满路，何限春游？箫鼓喧空，几家夜宴？伎巧则惊人耳目，侈奢则长人精神。瞻天表则元夕教池，拜郊孟享。频观公主下降，皇子纳妃。修造则创建明堂，冶铸则立成鼎彝。观妓籍则府曹衙罢，内省宴回；看变化则举子唱名，武人换授。仆数十年烂赏叠游，莫知厌足。

“侈奢则长人精神”，一语道破了“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，竞豪奢”之底气，“烂赏叠游，莫知厌足”之纵情。市场上陈列着珠玉珍宝，家橱里装满了绫罗绸缎，当大家都比着赛着要“炫富”时，每个人该是何等的精神焕发，又是何等的意气洋洋？幻化自古繁华之钱塘，想象太平日久之汴都，试看今日之天下，何处不胜“汴都”，到处都似“钱塘”。纵班固文贍，柳永曲宏，霓虹灯下的曼妙，何以写得明白，唱得清楚？

三、“城”“乡”的激荡

(一)乡里人的城市感觉

乡里人进城，感觉当然十分丰富。对这份“感觉”的回忆，令人蓦然回首。我有过一个短暂而幸福的童年。留在记忆深处的片断里，最不能抹去，时时涌现脑海的，就是穿着一身新衣，打扮得光鲜靓丽，牵着姐姐的手，“到街上去”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总会听到这样的问：“到哪里去？”“到街上去。”“啊，衣裳怎么那么好看呢！颜色亮得很啊！”答话的总是姐姐，看衣服的总是我。我总会用最喜悦的眼光看问话的人，用最自豪的动作扭扭捏捏地扯



一扯自己的衣角,再低下头看看鞋袜。接着还会听到一句夸奖:“哟,鞋穿得怎么那么合适呢,是最时兴的啊!”于是“到街上去”就和崭新的衣服、新款的鞋袜连在一起。这也是我这个乡里人最早对“城市”的感觉。牵着姐姐的手到街上,四处“逛”来“逛”去,走得昏头昏脑,于是真正到了“街上”的情形反而没有多少欢乐或痛苦了。和母亲“到街上”,是去看戏。看戏对母亲不是一件愉快的事。母亲看戏是为了服从“家长”的安排,而她最担心的还是城里人会说我们是“乡棒”。留给母亲的还有一点“不高兴”,就是母亲去看戏总要抱着我,是个“负担”。当我被抱着看戏的时候,戏是什么不知道,看的只是妈妈的脸。看她长长的睫毛、大大的眼睛、棱棱的鼻子、白皙的皮肤。再长大一点,就是看戏园子。朦胧的感觉只是人多啊人真多啊,接着是挤呀挤,在只能看见人的衣服、人挪动着腿的昏暗中,也随着大流迈动自己的脚。如此而已!真正成人了,似乎才懂得了母亲的感受。

曾读过日本人小川和佑著的《东京学》,有一节题作:“东京人都很聪明却心肠很坏……”。而且这个小标题,犹有意味地还加上了一个省略号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结论,作者分析说:“如果为东京人辩护,这并不是说唯独东京人聪明而心肠坏,那是因为过去只知道在闭锁式共同体内生活的乡下到东京来的人,一味地只在他们归属的共同体之逻辑里思维和行动的缘故。这时候,对方当然企图以过密空间之逻辑将之击败。”(小川和佑:《东京学》,廖为智译,台北一方出版,2002年版)这个反省是深刻的。乡里人进城,回到乡里,最为激烈的反映,恐怕就是说,城里人很坏,那个地方太挤了。我曾经在大都市耳闻目睹过城里人对乡里人的态度,尤其是当车轮滚滚、人流涌动的“高峰”时段。这时候,所有的人,或跑了一天正饿着,或忙了一天正累着。住在城里的想要回家歇息,进城来的人想要找个地方落脚。于是,谁看见谁都不顺眼。恶狠狠地瞪一眼,粗声粗气地骂几句。“城”与“乡”的差别,在这个时候就表现得最明显了。但是,无论怎样的不愉快,过城里人的生活,是乡村人永远的梦;过城里人的生活,可谓在许多乡里人追求生活的终极目标。

20世纪80年代伊始,小说家高晓声发表了中篇小说《陈奂生上城》,把刚刚摘掉“漏斗户主”帽子的陈奂生置于县招待所高级房间里,也即将一个农民安置到高档次的物质文明环境中,以此观照,陈奂生最渴望的是希望提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,总想着能“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历的事情”。而此事终于在他上城时碰上了:因偶感风寒而坐上了县委书记的汽车,住上了招待所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。在心痛和“报复”之余,“忽然心



里一亮”，觉得今后“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”，“精神陡增，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”。高晓声惟妙惟肖的描写，一针见血，揭示的正是“乡里人”进城的最大愿望，即“希望提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”。中国乡村人的生活，真的是太“土”了。著名诗人臧克家有一首最为经典的小诗，题作《三代》，诗云：“孩子，在土里洗澡；爸爸，在土里流汗；爷爷，在土里葬埋。”仅用二十一个字，浓缩了乡里人一生与“土”相连的沉重命运。比起头朝黄土背朝天的乡里人的“土”，城里人被乡里人仰望着称为“洋”；比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忙忙碌碌，永无休闲的乡里人，城里人最为乡里人羡慕的就是“乐”。为了变得“洋气”，为了不那么苦，有一点“乐”，乡里人花几代人的本钱，挣扎着“进城”。

（二）城里人的城市记忆

我曾从陇中的“川里”到了陇南的“山里”，又从陇南的“山里”到了省城的“市里”，在不断变换的旅途中，算一算，大大小小走过了近百个城市，而且还有幸出国，到了欧洲、非洲的一些城市。除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省城，还曾在北京住了一年，在扬州住了两年，在上海“流动”五个年头，在土耳其的港口城市伊斯坦布尔住了一年半，在祖国宝岛台湾的台中市住了四个月零一周。每一座城市都以其独特的“风格”展示着无穷的魅力，也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。当我试着想用城里人的感觉来抒写诸多记忆的时候，竟然奇迹般地发现，城里人的城市记忆，也如同乡里人进城一样的复杂。于是，只好抄一些“真正”的城里人所写的城市生活和城市记忆。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幢仿西式豪宅中，逝世于美国加州洛杉矶西木区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，是真正的城里人。她在《公寓生活记趣》中写城市生活，说她喜欢听市声：

我喜欢听市声。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，听海啸，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。在香港山上，只有冬季里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，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。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。城里人的思想，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，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驶着的电车——平行的，匀净的，声响的河流，汨汨流入下意识里去。

“市声”的确是城市独有的“风景”，也是城里人最易生发感叹的“记忆”。胡朴安编集《清文观止》，收录了一篇清顺治、康熙年间沙张白的《市声说》。沙张白笔下的“市声”，那就不仅仅是“喜欢”不“喜欢”了。他从鸟声、

兽声、人声写到叫卖声、权势声，最终发出自己深深的“叹声”。城市啊，也是百般滋味在心头。

比起市声，最最不能抹去的城市记忆，恐怕就是“街”。一条条多姿多彩的“街”，是一道道流动的风景区，负载着形形色色的风情，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，呈现着各种各样的文化。潘毅、余丽文编的《书写城市——香港的身份与文化》，收录了也斯的《都市文化·香港文学·文化评论》一文，文章对都市做了这样的概括：“都市是一个包容性的空间。里面不止一种人、一种生活方式、一种价值标准，而是有许多不同的人、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。就像一个一个橱窗、复合的商场、毗邻的大厦，不是由一个中心辐射出来，而是彼此并排，互相连接。”“都市的发展，影响了我们对时空的观念，对速度和距离的估计，也改变了我们的美感经验。崭新的物质陆续进入我们的视野，物我的关系不断调整，重新影响了我们对外界的认知方法。”读着这些评论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如同上演着一幕幕城市的黑白电影，迅雷般的变迁，灿烂夺目，如梦如幻。

都市是一种历史现象，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，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象征。研究者按都市的主要社会功能，将都市分为工业都市、商业都市、工商业都市、港口都市、文化都市、军事都市、宗教都市和综合多功能都市等等。易中天《读城记》里，叙说了他所认识的政治都城、经济都市、享受都市、休闲都市的特点。诚然，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个性，都有自己的风格，但与都市密切关联着的“繁荣”“文明”“豪华”“享乐”，对任何人都充满诱惑。“都市生活的好处，正在于它可以提供许多可能。”相对于古代都市文化，现代形态的都市文化，通过强有力的政权、雄厚的经济实力、便利的交通运输、快捷的信息网络、强大的传媒系统，以及形形色色的先进设施，对乡镇施加着重大的影响，也产生着无穷的、永恒的魅力。

四、都市文明的馨香

自古以来，乡里人、城里人，在中国文化里就是两个畛域分明的“世界”，因此，缩小城乡差别，决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坚定的国策，也俨然成为国家建设的严峻课题。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醒催开了一朵娇艳的奇葩，江苏省淮阴市的一个小村庄——华西村，赫然成为“村庄里的都市”，巍然屹立于21世纪的曙光中。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”让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发展成为“村庄里的都市”，这是人民的美好愿望。千千万万个农民，潮水般涌入城市，要成为“城里人”。千千万万个城市，迎接了一批又一批“乡亲”。两股潮水汇聚，潮起潮落，激情澎湃！如何融入城市，建设城市？怎样接纳“乡亲”，





共同建设文明？回顾历史，这种汇聚，悠久而漫长，已然成为传统。文化是民族的血脉，是人民的精神家园。文化发展为了人民，文化发展依靠人民。如何有力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提高人民文化素养，推动全民精神文明建设，是关乎民族进步的千秋大业。虽然有关文化的书籍层出不穷，但根据一个阶层、一个群体的文化特点，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素质培养，从而有目的地融合“雅”“俗”文化，较快地提高社区文明层次，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自改革开放以来，随着城乡人的频繁往来，大数量的人群流动，尤其如“农民工”“打工妹”等大批农民潮水般地进入城市，全国城乡差别大大缩小。面对这样的现实，如何让城里人做好榜样，如何让农村人迅速融入城市生活，在文化层面上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借鉴，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，文化工作者责无旁贷。这也正是“中华传统都市文化丛书”编辑出版的必要性和时效性。随着网络的全球化覆盖，世界已进入“地球村”时代，传统意义上的“城市”，已经不是都市文明建设的理想状态，在大都市社会中逐渐形成并不断扩散的新型思维方式、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，不仅直接冲毁了中小城市、城镇与乡村固有的传统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生态，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对当代文化的生产、传播与消费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。可以说，城市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区别正在于都市文化所具有的国际化、先进性、影响力。为此，“中华传统都市文化丛书”构设了以下的内容：

传统信仰与城市生活：城隍

服饰变化与城市形象：服饰

饮食文化与城市风情：饮食

高楼林立与城市空间：建筑

交通变迁与城市发展：交通

传统礼仪与城市修养：礼仪

语言规范与城市品位：雅言

歌舞文艺与城市娱乐：歌舞

全丛书各册字数约25万，形式活泼，语言浅显，在重视知识性的同时，重视可读性、感染力。书中述写围绕当代城市生活展开，上溯历史，面向当代，各册均以“史”为纲，写出传统，联系现实，目的在于树立文明，为都市文化建设提供借鉴。如梦如幻的都市文化，太丰富，太吸引了！这里撷取的仅仅是花团锦簇的都市文明中的几片小小花瓣，期盼这几片小小花瓣洋溢

着的缕缕馨香浸润人们的心田。

我们经常在问什么是文明,人何以有修养?偶然从同事处借到一本何兆武先生的《上学记》,小引中的一段话,令人茅塞顿开。撰写者文靖说:“我常常想,人怎样才能像何先生那样有修养,‘修养’这个词,其实翻过来说就是‘文明’。按照一种说法,文明就是人越来越懂得遵照一种规则生活,因为这种规则,人对自我和欲望有所节制,对他人和社会有所尊重。但是,仅仅是懂得规矩是不够的,他又必须有超越此上的精神和乐趣,使他表现出一种不落俗套的气质。《上学记》里面有一段话我很同意,他说:‘一个人的精神生活,不仅仅是逻辑的、理智的,不仅仅是科学的,还有另外一个天地,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。’可是,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,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,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,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,贴在脸上挂作招牌。”顺着文靖的感叹说下来,关于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的观点,我很同意,精神修养真的是要在心底扎根,然后萌芽、成长,慢慢滋润,才能成为一种不落俗套的气质。我们期盼着……

2015年元旦



总序

都市文化的魅力

前 言

中国饮食文化有着灿烂辉煌的历史,相传上古有伏羲氏,教民结网,从事渔猎畜牧,中国人自此开始了食肉的历史;神农氏通尝百草,教人耕种,采集中草药医治百病;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,古人开始尝到了熟食的美味,熟食从而成了划时代的发明;而直到陶唐氏发明了制陶术,教人利用陶器煮食,有了用以饮食的器具,中国人离文明才又进了一步。换言之,中国人饮食文化的阶段分期便可以“食肉、食谷、熟食、陶器煮食”为具体标志。孔子曾说:“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”,“饮食男女,人之大欲存焉”,而亚圣孟子也曾在《孟子·告子上》中写道:“食色,性也。”可见,中国的饮食文化也在先哲思想中受到了重视。但从理论上高抬“吃”的地位,则是我们常说的“民以食为天”(出自《汉书·酈食其传》)。而《尚书》与《礼记》中所述的“八政”(古代国家施政的八个方面),也皆把“食”列为首位。

从五谷杂粮到野菜树叶,从飞禽走兽到鼠蛇虫卵……中国人的食物种类令人惊叹。国人对“吃”的兴趣和重视由来已久,久而久之,则形成一种传统。日常语言中有大量和吃有关的俗语,如“吃苦”“吃醋”“吃香的喝辣的”“吃不了兜着走”等等。小到语言运用,大到交际沟通,“吃”的文化艺术渗透在方方面面,层层交织成国人几千年来的社会生活。中国饮食从古至今不断传承衍变,从南到北,从东到西,地域之差,风格迥异,民族之别,各领风骚。饮食行业从产生到发展,长盛不衰,历久弥新,并逐步形成了一种“吃”的文化。同时,“食在中国”成为一条公认的“真理”。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中国饮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地传播和认可。

吃,不仅是一种基本生存手段,同时也是重要的交际手段。在我国,亲戚朋友之间来往,最基本的感情表达方式便是“吃”,一起吃饭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增进感情的方式。在重大的节日中,“吃”更是家庭成员间凝聚情感,联系血脉的纽带。团圆之余,也品尝到了各种节日的特色美食。一年中的节日吃食是最有特色的:过年吃饺子;立春吃春饼;元宵节北方吃元宵,南方吃汤圆;端午节吃粽子;中元节吃西瓜;中秋节吃月饼和应季的瓜果;腊八时





喝腊八粥；冬至那天传说北方人怕冻掉耳朵要吃饺子，西南地区的人则要喝羊肉汤；到了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，北方人祭灶，为灶王爷准备了糖瓜，南方人一定要吃年糕……可以说，每一个节日都有固定的特色食物，构成了中华民族丰富多元的饮食文化、地域风情与民族特色。

我们的老祖先甚至认为神与祖先也是要吃饭的。因此，祭祀时少不了肉食瓜果，供神和祖先享用。总之，天上人间，春夏秋冬，南方北方，无不体现着中国特色的“食”文化。

我国历史上的饮食著作汗牛充栋：《礼记·内则》记录了北方贵族的食单，《楚辞》中《招魂》《大招》里描述了当时南方的多种食品和菜肴。饮食典籍更是数不胜数，随便列列就有《食经》《四时御食经》《太官食经》《淮南五食经》《安平公食学》《食珍录》《膳夫经》《茶经》《酒经》《食宪鸿秘》《易牙遗意》《粥谱》《调鼎集》《老饕赋》《菜羹赋》等。南宋诗人陆游以作爱国诗歌著名，而我们很少知道他咏名菜的诗竟多达百篇，其《洞庭春色》中有“人间定无可意，怎换得、玉脍丝莼”的句子，“玉脍”指的就是被隋炀帝誉为“东南佳味”的“金齏玉脍”。“脍”是切得很薄的鱼片，“齏”就是切碎了的腌菜或酱菜。“金齏玉脍”就是以鲈鱼为食材，拌以切细了的色泽金黄的花叶菜。“丝莼”则是用莼花丝做成的莼羹，也是吴地名菜。大文豪苏轼，尽管仕途不顺，但在谪居时却研究出了在今天依然备受人们追捧的东坡肉。他在《食猪肉》里写道：“净洗铛，少着水，柴头罨烟焰不起。待它自熟莫催它，火候足时它自美。”这也许就是最初烧制“东坡肉”的方法吧。此外还有“东坡羹”“东坡豆腐”“东坡玉糝羹”等名菜，也和他的文学作品一样流传至今。到了清代，文人李笠翁、袁枚等均有饮食专著传世。《随园食单》是袁枚一生美食实践的产物，它以文言随笔的形式，细腻地描摹了乾隆年间江浙地区的饮食状况与烹饪技术，用大量的篇幅详细记述了我国14世纪至18世纪流行的326种南北菜肴和饭点，也介绍了当时的美酒名茶，是我国清代一部非常重要的饮食名著。明清时期的著名作家蒲松龄、吴敬梓、曹雪芹等在他们的作品里，也无数次生动描绘了当时的饮食种类和烹饪技艺，让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对书中的佳肴念念不忘。

中国饮食文化的形成发展离不开独特的地理环境，南北气候不同，环境不同，从而形成了南北方饮食的差异。南米北面是我国饮食的主要区域差异之一：南方盛产稻谷，主食以米为主，米粉、糕团、粽子、汤圆等风味食品都用米制成；北方盛产小麦，主食以面为首，一面百吃，有蒸煮煎炸，烤烙炒拌等多种加工方法。除此之外，南甜北咸反映了环境对饮食口味的影响：南



方湿度大,人体水分蒸发量相对较少,并不需要补充过多盐分,因此,南人爱用甜食。北方干燥,人体水分蒸发量大,需要补充较多的盐分,故北方人喜食咸味。举例而言,南方人爱吃甜豆花,而北方人并不知甜豆花为何物,因为他们早已习惯吃豆腐脑放咸菜。从整体上看南北饮食,则是南细北粗。南方重质,北方重量。在饮食器具的选择上,南方趋向精致华美,北方普遍粗犷朴实。中国还有八大菜系,分别为:广东菜、湖南菜、福建菜、四川菜、江苏菜、浙江菜、山东菜和安徽菜,不同菜系代表了不同地域独特的饮食文化与风格。八大菜系虽风味不同,但共同构成了中国饮食纷繁多样,灿烂辉煌的格局。

在我国,烹饪很早就注重品味情趣,不仅对饭菜点心的色、香、味有严格的要求,而且对它们的命名、品尝的方式、进餐时的节奏、进餐时娱乐的穿插等都有一定的要求,甚至连中国菜肴的名称都可以说是出神入化、雅俗共赏。菜肴名称既有根据主、辅、调料及烹调方法的写实命名,也有根据历史故事、神话传说、名人经历、菜肴特征来命名的,如“全家福”“将军过桥”“狮子头”“叫化鸡”“龙凤呈祥”“招财进宝”等等。

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,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,非常注意食物的色、香、味、形、器的协调一致。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,无论萝卜白菜,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,从而达到色、香、味、形、美的和谐统一,给人一种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。商朝著名宰相伊尹,将饮食的“色、香、味、形”与治国之道相融合,有了历史上著名的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之说。儒家文化的奠基人孔子在《论语》中就有关于饮食“二不厌、三适度、十不食”的论述。中华茶文化的创始人陆羽,认为茶道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的地位几乎与酒等量齐观,他遍访名茶产区,对茶叶种类细心研究,甚至制定了泡茶所用水的不同等级。有“中华食文化之圣”美誉的袁枚,历时五十年写成《随园食单》,是中华饮食史上的重要之作,也被称为中华饮食文化“圣经”。

平日里,中国人在饮食上还注重养生,中国饮食主张以蔬菜素食为主,辅以营养药膳以进补,并且讲究“色、香、味”俱全。饮食上的五味调和,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之处。而自古以来我国的烹饪技术就与医疗保健有着密切的联系,几千年前有“医食同源”和“药膳同功”的说法,我们的老祖先善于利用食物的药用价值,做成各种美味佳肴,以达到对某些疾病预防乃至治疗的目的。

在饮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渗透进去的种种因素,一直影响着中国的饮食文化,如此形成了中国饮食文化固有的特色。饮食给人们带来物质上和